



大學衍義

六

四
三十

服部文庫

117

212

6



117
212
6



初義卷之十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四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將猶承也匡救其惡也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人見其君則思盡忠臣事君之忠退謂出過

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

大學行義 天理人倫之正四

卷之四
道屬乎

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若管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顏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偽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太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矯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為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

有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於東郭氏東郭氏齊大夫其家有喪

故孟子退之公孫丑弟也曰筮者誰以病今日弔

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

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也對曰筮者有王命

有采薪之憂古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于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

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景

子即景丑氏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

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

孟子惡歎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

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

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

亦託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

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

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

以賓師之禮自處正是堯舜之道

其立不能
則自明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
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忠陳善閉邪謂之敬五君不
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
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
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
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自謂也
義亦同政不足間也間猶性
非也

正其心則
人政皆在
莫不正之
中上治無
形此謂大
人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至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
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發之于外管者孟
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
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
入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
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
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
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

大學衍義 卷之一
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磨焉所謂格也臣謂頤杖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錄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干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于理也志仁謂心在于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

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如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子猶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言與烹同。言用大物。煮魚肉以燻之。燻音戰。燻音戰。燻音戰。以薪。燻音戰。燻音戰。燻音戰。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所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所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不是。以政乎。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駿假無言。駿假也。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為如和羹之既戒備。既以平則想大政不待于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只可。君所謂否據亦只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可以醯醢鹽梅和之。則不可食也。

五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必有五音十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可聽矣。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兪而有吁咈焉。曰都曰兪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為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為是而羣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為率惡人之已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于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

附也。適所以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也。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也。黯。謂愚也。羣臣皆數黯。數。責也。謂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嚴助。亦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亦以時。近官。

論人。論者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為尊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為欺君為慢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于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已。而不知其益也。之疾也。以忠

直為拂已而不知其成已之德也。臣故著此以

為來者之戒。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五

伐木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

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待親親以睦此指

上篇常棣而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六德歸厚矣其一章

曰伐木丁丁伐木相鳥鳴嚶嚶鳥鳴相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喬高嚶其鳴矣求其友相相彼鳥矣相猶

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羣臣嘉賓是以臣為賓也

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為友也以臣

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

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

伐故曰丁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

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也伐木微事且猶相

應人其可無友乎鳥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

無友乎友之相須其重如此故質之神明欲其

有和平而無乖戾也玩其詩止見為人之求友

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陵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牲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為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為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特也長謂年也

不挾貴貴謂名位之尊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

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處也百乘之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

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賢人名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

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也惠謚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子之字吾於顏般則友

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顏般王順長皆賢人名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

也平公晉君入亥唐賢臣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

也平公晉君入亥唐賢臣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

大學衍義 卷之十一 天地人倫之五

唐言公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唐乃人餘同然終于此而已矣終于此謂其止如是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尚上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館甥甥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而就饗其食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

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管平公之于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于舜然後為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為法焉以堯之聖猶賴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

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于子思，曰：繆公，魯君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

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且其所教也。謂聽從者也。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謂受教者也。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教，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

不為管仲者乎

管仲伯者之佐猶不可召乎

學記

禮記

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戶則弗

臣也

說已見前

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

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詔告也非北面臣禮為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一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

而已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太公望成王之于

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

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

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于房光

武之于嚴子陵昭烈之于孔明庶幾近之矣漢

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
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于僕隸之臣諾諾
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
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論天理人倫之正五

大學衍義卷之十終

大學衍義

卷之十

人倫之正五

七

大學衍義卷之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之十一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

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曰曆數則
出之義顯
然而數則
理也匪獨
易也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
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
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
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為制治之準
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
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
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
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為執
中之本惟

聖明參玩焉見前第五卷

此章書言中

惟數錫庶民所以為皇極

洪範周書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皇建其有極欽

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與也庶衆

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浮

朋朋邪也人無有比德比謂私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謀也有為有施也有守有操也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也協合不罹于咎罹遭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罔獨而畏

高明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也羞進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

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臬臬非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也

之福其作汝用咎也。過也。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

義無有作姁。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

黨。黨不也。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不也。平易也。

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無偏無陂。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

於帝其訓也。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

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太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

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

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

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

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非辰之爲天極。脊

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

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

於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

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

讀皇爲天。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天作中。大則受

之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

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

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下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

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浮朋，人無

君民極
至等之極
故能相為
錫也

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允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

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笑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于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於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

大學衍義 卷十一 五
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滯或濁或純或駸有不可
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
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
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
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
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
其已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
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于心者也。偏黨反側者。
已私之見于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
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

蕩蕩乎。乎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
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
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
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
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
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
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

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常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

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不敢輒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修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生，不易斯言矣。以其關乎聖學

之正傳君道之大體故備其文而不敢殺庶以備

觀覽云。此章書言皇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勝也己謂身之一私欲也復反也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

淵曰請問其目目條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

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

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謝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

理之節文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

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

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則事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

又曰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

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自也非禮者

己之欲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為主而勝

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

大學衍義 卷十一
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學者。處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作，出情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于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允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大學衍義 卷十一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為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于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

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所得與音哉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于外也內外並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

則為聖。自是而瞬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所擇哉。

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眾善之長。

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識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

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
之不被其愛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蘊今具
其文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
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之於香
曰臭非如今人
專以穢為臭也四肢之于安佚是也四者之欲
未克則欲勝而理泯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
也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
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
欲以勝人而非
克己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為仁夫子所
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
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發瘡
其本根非顏子之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
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平
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
仁而未嘗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
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

不聖人亦
自知自克
但與凡人
別耳

也。二帝三王雖無已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過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于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此成已成物之相為終始也。有天下者，易嘗無好仁之心，而為仁之難，反甚于學者以物欲之為害者，眾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焉。曰：克已復禮，允恭乎孝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之為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原其所

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掩。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為太宗之仁，而不能為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為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優焉。以用其力，必至于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此章書言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貫，通也。曾子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而巳矣者，竭盡無餘之辭。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汎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不中之理。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已之謂忠。推已謂之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于推矣。曾子有見乎此。而難言之。姑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用。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

而已矣。說得直截下。

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頤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軌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

論語卷第十一

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又掠下教人。朱熹又曰。忠是根。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則無心之忠。聖人是無為之忠。學則有為之忠。或問。聖人之忠。即是仁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是豈惟學者所當知哉。夫天之于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太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也。

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

孔子之孫
子思作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或問各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勿。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于未發之大本則

中庸

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于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任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各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

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一說雖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中節。結聖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本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

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時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其效驗至于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于外也。

或問中和之義。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其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于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于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且

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慎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于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之心亦正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然則中和果一事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

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臣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慎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

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惟聖主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為則天下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

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

小人反是。又曰：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而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為中，特以手足胼胝，再閉戶不出。淵一若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

旁行而不
流易亦不
言權而與
以行權見
之三陳九
卦

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
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
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
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
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
爲權也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揚子因其說而推明
非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
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
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洪範三德當

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
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
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
必以致知爲本惟

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之十一

終

聖明之治

必以好學為本

學所以成德也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德之不修才之不可學也

才之不可學也德之不修則才不可用才不可用則德不可成

